



三 通 小 叢 書

史 戀

著 隱 廬

上 海 三 通 書 局

1027

## 發 刊 旨 趣

本局乃中國出版界新起的挺進隊，肩負着文化的使命，紹介當世的學術；而尤注意於現實的需要。這小叢書的發行。是本局小小的一個供獻。今請一述其發刊之旨趣。

是不容否認的事實，世界進步到今天，在中國，一般智識的傳播，通常學問的享受，多半還限制於小資產階級以及叨得都會唾餘的農業社會裏；佔着極廣漠的場合，以環境上的許多問題，沾潤不得一些一般所能享受的文化上的幸福。

把文化送到大衆的腦子裏去，這問題固不是單純的，但出版上的問題，至少也解決了這問題的一半。以最精湛的

內容，由極便宜的物質代價作交換，讓大眾的大眾去領略，去欣賞，在普及文化的使命上，總不致毫無收穫罷？

固然，小叢書之發行，在本局之前，已數見不鮮；但，似乎有一通病，即取材方面，總難免「削足就履」。本叢書擬盡可能，力矯此弊，必以一種題材成一完整之單位，務求達到「小中見大以一概餘」的目的。

至於取材性質，初無限定，文·哲·軍·政·科學·經濟，罔不包羅；蓋欲於「大眾」二字上求澈底也。海內高明，尚希明教。

# 目次

目次	1
蘋果爛了.....	一
亡命.....	三七
戀史.....	五一
狂風裏.....	六四
破滅.....	七四
壯志長埋.....	八二
樹蔭下.....	九〇

# 戀史

廬隱女士著

## 蘋果爛了

「唉！這蘋果終於爛了！」一個儀態文雅的少年站在玻璃櫥旁悲嘆着說；同時伸手向那玻璃櫥中間擺着的綠翡翠的盤子裏，拿下那一個圓潤的深紅色的大蘋果，那上面還裹着一層薄薄的白綢，但是那潔白的綢子上有些地方透出黃褐色的汁液；他將白綢掀開，發見這蘋果的下端完全腐爛了，果皮已變成黃黑色的霉點。『噫，完了！完了！』他背着手在一間六鋪半蓆的屋子裏，踱來踱去的嘆息着，門外走進他的朋友劉君——喜歡開玩笑的青年。他一眼便看出這個悲嘆着的青年朋友的心事，他湊近他的身旁拍着他的肩背道：『喂！青君！

你又在懷念日本海西岸的……那一個美麗而年輕的姑娘了吧。唉！無聊呵！在這樣的好天氣裏，你卻毫不享受也不惋惜，讓它輕易的溜了，……哦，她送你的那一個蘋果呢？」

『唉！蘋果呵！蘋果爛了！……玫瑰枯了，美麗的夢醒了！……你看那不是嗎？』吉君異常 *Sentimental* 的指着那翡翠盤裏的蘋果喃喃的說着。劉君拿起那爛蘋果看了看，嘻嘻的笑着：『丟了它吧！……留着有什麼用呢！』

『當然留着是一點用處沒有，我也正想着丟了它呀！』

『不見得吧！』劉君露着頑皮的神氣道：『除非它爛得連渣子都沒有了，你也許還不會把它丟了呢，我瞧還是讓我來，替你斬斷這萬縷情絲吧。』劉君舉起那爛蘋果向着窗外的草坪上摔了去，只聽得撲哧一聲，那爛蘋果變了一團

爛泥漿，躺在耀眼的陽光裏，吐那最後的嘆息！

青君情色黯淡的凝視着藍碧的天空，劉君卻瞧着草坪上的爛蘋果冷笑，一陣熱風將那霉爛的蘋果所剩餘的一些果子香吹了過來，青君連忙跑到玻璃窗前，用力的嗅道：

『好濃烈的蘋果香！』

『可惜有點酸腐味！』劉君嘆息着說。這話竟使得青君紅了臉，回轉頭去看書櫥裏擺着的各種洋書，似乎那些書自己都展開來，清清楚楚寫着他生命史上一段浪漫而熱情的悲劇：

＊

＊

＊

＊

3 一隻郵船在海洋中，衝開波浪前進；太陽帶來了白晝的喜悅溫和的風飄過

海面，發出激壯的濤聲來；郵船的舢板上有一張籐製的睡椅靠着鐵的船欄擺着，椅上坐着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妙年女郎，手裏拿了一枝彩色的畫筆，在那塊放在膝蓋上的小畫板上，畫了幾根線，然後抬頭凝神望着平靜廣闊的海面，在水相接遙遠的西方橫着一道紫色帶子似的彩雲，天空彷彿一塊蔚藍而透明的寶石；沉默的海上，只有這一艘郵船在奔它的前程，不時發出船機劃浪，刷刷的聲音，此外一切都是異常寂靜的。女郎似乎正在深沉構思一張畫稿，然而這偉大神祕的海所現示宇宙的整體又是多麼渺茫，使她幻想到海上的樓閣，和海底的宮闕，她小小的腦子裏感覺到應接不暇了。她疲倦的噓了一口長氣，便放下畫板和筆，獨自沿着舢板來回的走着。

這時海上正被嬌媚的斜陽所籠罩，海水變成各種動人的顏色，海波披了燦



爛的金星在跳舞。這一切的色相對於一個有藝術天才的少女所激起的感興更是活躍，富有生命了。她驚嘆着，仍回到原來的椅旁，拿起小畫板在上面塗了些模糊的筆觸，彷彿在海面上有一朵奇異的彩雲，彩雲中隱約有一座玲瓏的樓閣……但是不久夜來替代了艷媚的黃昏，海水變成深藍幾近於黑的顏色，天灰得如同魔鬼的巨翅，風也似獅子般咆哮起來，一朵朵白色的浪花，在黑暗裏忽起忽伏，好像那白衣的女神，在夜晚的海裏游泳。女郎放下畫板，正想回到艙裏去，忽然聽見囊囊的皮鞋聲，從開着甬道射出的燈光中，看見一個身材合中，態度飄洒的青年的身影，投向自己坐着的地方來，不知不覺使她已經預備邁步的腿停住了。

在一切旅客的蜷臥在牀上的時候，這寂靜的舢板上，忽發見一個妙年美貌

的少女，很快的引起青年海上遇仙的幻想。他覺得這少女正像黑暗的天空上所綴着的亮星，又好像那遠遠浮在海面上的紅色燈塔。『黑夜裏迷途的旅人的指導者喲！』青年低聲吟着。

夜深了，房艙裏旅客們的鼾呼聲，一陣陣從空氣裏傳過來。女郎被這聲音提醒了，也微感到倦意，她拿起畫板姍姍的走到房艙裏去了。青年直望着她文雅而輕快的背影，經過一個很長的甬道，向左轉灣便不見了。他頓覺夜寂寞得可怕；蒼茫深黑的夜裏，彷彿有無數惡魔，圍繞着船身，發出震撼的巨響；他簡直不敢再多站一分鐘，便忙忙回艙去。旅客們都睡得非常沈酣，而他呢，獨被睡魔所遺忘，光睜着眼，直到三點多鐘，他還不曾睡着。

『多煩躁呀！』他翻身坐了起來，忽聽隔壁房裏有女人嘆息聲音，『呀！

原來還有和我同病的人嗎？」他低聲的說着起來，穿上拖鞋，輕輕走到過道裏挨近隔壁的房間；恰好那門沒有關嚴，他便將眼從門隙裏望進去；只見那房間裏有四張牀，靠窗子那張牀上，側面睡着一個少女，這時手裏兀自拿了一本小說在看。他仔細一認，原來正是昨天下午在舢板上所遇見的那位女畫家。不知什麼緣故，這一點發見竟使他意外驚喜；心想前途並不見得一點沒有希望，倘使就這樣走進去和她清談着，度過這無聊的夜，不是毫無意義的呵！但是他這種慾念立刻就被經驗所征服。他很清楚那個結果只是碰釘子罷了。他噓了一口氣，依舊回到自己的舖位上去。

7

第二天正午的時候，船到了門司，有四個鐘頭的耽擱。許多旅客多趁機會上岸去遊覽；但是那位青年的魂靈，一直縈繞在少女的身傍，似乎離開她便是

一分鐘也是難耐的；因此他只站在初次遇見少女的舢板上，看水手們忙亂着起貨；那載貨的起重機一上一下的動轉着，正如他不定的心情。

『借光！先生！』一種嬌柔的聲浪忽然從他的身後發出來。他回轉頭時，陡然如同感受到極強的電力，使他深藏心頭的情火炎炎的燃燒起來，兩頰紅着說道：

『女士，有什麼事見教！』

『哦！我打算上岸去發一個電報，不知電報局離此地多少遠，時間來得及不！』

青年掏出懷錶看過，說道：

『現在兩點一刻，距開船的時間還有一個多鐘頭，大約來得及的，……只

是女士此地的道路不熟，還是讓我陪女士去吧！』

『那好極了！只是……勞動先生了！』兩朵嬌媚的紅雲泛出在少女的頰上。青年的心頭也像壓上一塊重鉛。一對形容忸怩的人兒便無言的上岸去了。

\*

\*

\*

\*

船過門司以後，便已到了裏海，兩面連接不斷的島嶼，在模糊的海霧後面；偶爾也看到三兩隻沙鷗跟着這隻郵船飛泳，旅客們不再懷着茫漠的心情嘆息了，各人都充滿了快到目的地的喜悅，只有那位青年，他似乎非常失望，當大家

家在飯廳裏偶爾喊出『明天到了』的歡聲時，便使他更加懊喪，『唉！這是海上最後的一個黃昏了！』他站在舢板上暗自嘆息着，同時還低聲禱祝道：『海之神呵！偶然你給了我非常的賜與，但是明天呵！明天你依然要不留情的把這

賜與收回了呵！最後我將要變感謝爲咒詛了喲！……唉！時間與空間，你們是一切的主賊！……』他只顧喃喃的說着，不想那位少女已站在他的身後了。

『青君先生！』

少年爲這迷醉的聲音所震驚了：『呵！秦女士嗎？……』

『這船明天上午就可以到神戶了吧！』秦女士含笑問着。

『大約總可以到吧！不過我覺得這旅程實在太短了！』

『太短了！這實在是耐人尋味的一句話，青君先生，莫非是海的讚美者嗎？』

『哦！也許是的，不過也要看它是給了我些什麼贈禮吧！這一次呀！它曾使我的生命變了顏色，真的在這一次的旅行裏我纔發見我理想中的安慰者呢！』

……』

少女似乎在沉思什麼，她不理會青君的話，只看着海而出神；過了許久，她抬頭向青君道：

戀

『明天神戶下船以後，你打算到什麼地方去？』

『到東京。』

『也到東京呀！那麼此後我們很有見面的機會了……你是進學校呢？還是有別的事？……』

史

『我原來在早稻田大學學政治的。』

『那麼你到日本已經很有些日子了。日本話當然都能說，……以後希望你多多指教我吧！』

『女士太客氣了，……女士打算到東京什麼地方呢？』

『我打算進藝術學院，不過我的日本文太差，打算先補習半年再說。』

『那也好！……女士打算住在什麼地方？』

『我出國的時候，有一個朋友介紹我到女生寄宿舍去住，我打算就到那裏先住下再說。』

『女生寄宿舍離我住的貸間不遠，以後我可以常來拜望女士……只要女士不討厭。』

女郎露着微含羞意的倩笑道：『先生太客氣了！』

晚飯的鈴聲響了，他們便各自回房吃飯。今夜海上忽然起了很大的霧，舢板上沒了少女的情影，更顯得沈悶了。



秋天帶來了桂花香，尤其是東京市外更充溢着這種清冽的香氣，當我們走到石子砌成的馬路時，便看得見馬路兩旁的密密層層的綠色的樹木；在碧絨似的草隙中時常露出金黃色的星點來，一陣陣的濃香便是從那些星點上發出來的。

青君同他的朋友下了電車，便沿着市外的馬路向前走。不用說郊外田園的空氣，是使他們的精神活潑起來，況且天空浮着幾朵美麗多變幻的雲彩，遠處的松林如同屏障般矗立着，楓葉透出嫩紅的顏色，雲雀在稻田裏唱出嘹亮的歌調；這一切都使人愉快，彷彿忘記了自己在人生的程途上負荷了艱難的重擔，只感到兒時搖籃的舒泰。這一對青年人無憂無慮的慢步着，不久來到一座綠蔭

匝地的松林裏，有一隊毛色純白而馴柔的羊羣，在林子裏嚼嚼松樹根旁的野草，一個樸實的牧羊人，坐在一塊石頭上休息，「咩咩」的羊叫聲打破了這深林的沈寂。……

『這真是一幅畫境呵！』青君感嘆的說。

『不錯，這真是一幅非常自然的名畫，……那麼我們竟成畫中人了！』劉君笑着說。

『畫中人。』青君不住喃喃的自語着。

『怎麼！這麼很平常的三個字，倒引起你頗深切的尋思了嗎？喂！朋友！你近來發生了什麼事故？老實說吧！』劉君睜大了眼睛向他的朋友詰問。

『唉！一切還是平凡得可以，那來的什麼驚奇事故，劉，我告訴你，一個

人最好不要有所想望，……完美的理想，只是給人苦悶罷了！」青君嘆息着說。

「但同時也能給人快樂，是不是？」劉君看着遠方的天漠然的應着。

戀  
「快樂嗎？那自然是也有一些，不過這樣快樂好像鏡子裏面看美艷的花……  
……唉，太不可捉摸了！」

史  
「但是，這就是真正的完美的理想的特色。至於事實呢，永遠只有缺陷。」

15  
「當然，」青君道：「我也是相信這個真理的。不過誰有了一個理想，也絕不會不再深追下去；比如戀愛一定要希望結婚是很自然的事實，而追逐一個理想又是怎樣艱難的努力！唉，命運的鞭子，最後是將人趕到煩擾的矛盾中去

呵！』

『喂！青君我前幾天聽見一個朋友談起你，據他的報告，你確實過的不很平凡的生活呢——至少最近兩三個月是如此的；青君！一個人有了不平凡的生活時，快樂和苦悶似乎都從新估過價，換一句話說，就是他們的感覺是特別銳敏，不論快樂與苦悶，都具着特別的鮮明的色彩，激動他們的神經。』

『你的話也許是真的……但是他們對於我的事情是怎樣說的呢？』

『哈哈！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現在你是明白的承認了，還是快些拿你的供狀來吧！我早說過年輕人是不能守祕密的，尤其對於他自己戀愛了的祕密更容易被人看出的……聽說對方是一個很漂亮的女畫家，是不是？』劉君笑着說。

『然則你早已清楚內幕了？』青君急迫的問着。

『只不過略知一二罷了。還是你再說一遍吧！』

青君知道劉君絕不會讓他一直緘默下去，只得說道：

『這差不多是一個故事很平常的開端，……當暑假完了，我由國內啓程到這裏來，在船上遇見一個不很多見的女郎——那就是你所說的女畫家了，她具有女人特有的沈默性，對於一切事情都不肯多所表現，同時她又有一般女人所缺乏的獨立性，她的肩膀，似乎很能擔負些什麼……』

史  
『那麼，她豈不是很合格的情人了嗎？……至於你有溫雅多情的美性格，

臉子又是這樣漂亮，當然沒有什麼配不上，你還要苦悶什麼？……』

17  
『噫！天下的事情很難說，就算你的話都對了，然而還有一個更大的關鍵——那就是一點不能遷就的各人的思想。她倘使是一個無所謂的女人也好辦，

不過在我們幾次的談話中，我的確看出她有着極濃厚的色彩，況且最不幸的，我們又是不同道的。劉，你知道這種女孩是出乎人們意料的可怕，和她們實際是非常危險的，你沒有聽見關於美人計這一類的故事嗎？她們有時可以爲了主義，獻身給她們的仇人，就中採取反對黨的祕密，劉，你瞧，倘使這不幸是事實，我不是處於太危險的地位了嗎？因此我不敢放鬆自己的情感；然而她又是太合我的理想的情人。有時我竟無法制止我自己，因此我便陷入可怕的矛盾中。……』

自然，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！……人類社會越複雜，一切的問題也就糾葛越多。愛情看來像是很單純的問題，但在今日也都有了背景，眼看人生是走到荆棘的路上來了。不過倘使你能小心運用你靈妙的手腕，使她降伏了，那以

後你們只講愛情，不管各人的主義，那也不是絕對不可能。在英國保皇黨和自由黨的男女也竟有成爲夫婦的。』

『劉，你的提議，雖像是趨近於實際，但我們不能不承認那是下策。夫婦之間豎起一塊思想不同的界碑，而只希望兩方的感情融洽，即使辦得到，也只是部分的。思想和感情往往是相互而生，怎能把它們分開呢？除非兩個人中間有一個犧牲了自己的主張，……』

『但是你們兩人中，誰是俘虜呢？』劉君在沈思中發出這個問題。

『劉』青君嘆息着道：『也可以說是幸事，我們兩個誰也不肯作俘虜，問題便在這裏僵住了……其實爲國家幸福計，那麼像我們這類的事實越發生得越多越好，倘使每個青年男女都肯爲了主義而犧牲切身的愛情，這種偉大無私的情

感，寧不能開出璀璨的花結成甘美的果嗎？……但是爲個人計，又是多麼不苦呵！』

『青君？這實在是現代各問題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，國家是萎靡不振，政治也是一場糊塗，人人都負擔着艱難的擔子，不等這擔子挑到目的地時，便連噓氣的空兒都沒有，那能有工夫講愛情。你打算在這個時代下，看到一對對青年情人在滿着花香的園裏和照着月光的河畔，無所掛礙的嬉戲着，那真是不能，就是有些不知事故的傻子們裝出這種劇景，那也是一幕劇景罷了；在帳幕後面真的人生只有被壓軋的呻吟呵！』劉君似乎也有些關不住的憤慨，在他平日嘻笑的面容上，罩上一層嚴重的霜。林子那面的羊羣又「咩咩」的叫了起來，牧羊人繫緊了腰帶，地上拾起那柔軟的柳條鞭，口裏發出一聲唿哨，羊羣便



同着他離開這林子去了。太陽已斜向西方，樹林裏更覺得陰森森，似乎有些仙人的影子在林中穿行，又像是有魔鬼的翅翼發出弗弗喳喳的響聲。這兩個青年也慢慢走出林子。在晚風帶來的桂花冷香裏，他們上了車回寓所去。

戀

在一條大馬路的盡頭，有一所小小日本式的樓房，這是一個老寡婦齋滕的產業，她丈夫十年前死了，死後只留下這所房子和鄉間二十畝田給她，她將田租給別人耕種，自己就搬在這所房子的樓下住着，樓上還有四舖席和六舖席的兩間樓房，租給來這裏求學的中國學生住。齋滕是一個很和藹的老婦人，她並且燒得很好的飯菜，因此住在樓上的學生便把伙食包給她，她好像慈母般殷勤的照顧他們。

史

21

這一天已是黃昏了，她照例作好飯菜，安好碗箸，一切都齊備了；但是還

不見那兩個青年人回來，她暗暗的想。『現在已經七點了，怎麼他們還不回來？年青的人有時候很容易忘記時間的，……那一個漂亮的姑娘，前幾天和青君從這門口走過，他們一對年青人多麼和愛呀！莫非他今天又去找她去了吧！但是劉君呢？……』

她正在門口自言自語的張望着，只見青君和劉君從馬路那一面來了，於是她忙着提上一壺開水去，很關切的迎接他們。

晚飯後，劉君到學校去上夜課，青君獨自留在寂靜的樓上，他將墊子靠牆鋪着，獨自在沈思，他不時爲了紛攪的前途發出悲涼的嘆息，這聲音竟驚動了正在收拾器具的老房東，她停止手裏的碗不洗，只凝神向樓板上怔着，同時這老女人的心裏也湧起一些久已平靜了的波浪，『呵！多寂寞的夜嚙！』她悄悄的

嘆息着。

當她提着一壺茶送上樓去的時候，只見那位年青的青君先生正伏着書桌，在一張深紫色的信箋上寫些什麼呢！

戀 『晚安！』老女人輕輕的說着，把茶壺放在矮几上，如同鬼影般又從不甚

明亮的扶梯旁消逝了。

青君只「唔」了一聲，還來不及回答她的話，而抬頭已不見她了，這位悄然來去的老婦人不知不覺引起青君一般莫明其妙的感傷，……『人生逐漸的走向枯寂老死的路上。雖然誰都有過她的青春，但是能有幾個人盡量的享受過青春的歡喜和愛嬌，等到老來時，對於這已往的青春絕不流一滴惋惜悔恨的眼淚呢？』他思量到這裏，覺得那些將要危害他一去不再來的青春的理想，漸漸羞

縮得像一枝矚了日光的含羞草，低垂着頭躲起來了，現在是熱情得了全勝，它吐着使黑夜失了威嚴的火焰，焚燃着這少年的心，使他決定第二天的太陽照在樹梢上時，他便要向他的情人供獻世上最珍貴的禮品——他願在她的長裙邊作一個永遠忠信的僕人，——一個思想上的俘虜。

當他安適的睡在被桶裏的時候，理智和感情都爲那蓬勃的火焰所驚嚇，暫時停了戰。苦悶的神也躲在暗陬裏不敢作聲，只有魔鬼，戴上快樂之神的假面具，在火光下瘋狂的舞蹈。

這時他的那位情人，在女生寄宿舍裏，正從事修改一張畫稿，那張畫的背景是一座玲瓏的山巒，在兩山巒之間有一道清碧的泉水流到山脚下積成一個小湖，湖旁有一株臘梅樹，開着淺綠色的花朵，樹下放着一塊平滑的雲母石，上

面坐着一個素裝少女，手裏拿了一根短簫對着天邊的一輪明月悄然遐想。女郎將畫稿改好之後，不禁嘆息一聲，另外拿出一張白色的信箋，在上面寫道：

『青君我友：

戀  
我真覺得抱歉；老早答應送你的畫到現在纔勉強有了個底稿。——這是昨夜我獨自坐在寄宿舍的後山構成的。今天早起，我把它草草塗了起來，此刻正在修改，明天便可以畫好了。

史  
這張畫的藝術當然是很淺鄙的，不過那意境還不算壞吧！如果你比較了解我的個性的話，這張畫便不是毫無意義的呢！

祝你快樂！

秦玄音。』

太陽光已照着青君睡房的玻璃窗了，他翻身爬了起來，心頭充塞着一種異

樣的情感，彷彿非常充實，同時又像是空虛；這真使他不知怎麼辦了。他不住用手搔着頭髮，不久老女房東開上午飯來，同時拿進一封信和一張水彩畫放下道：『青君先生，這是女生宿舍的用人方纔送來的，並且要一張回片。』青君忙忙打開信讀過，又展開那張畫看了看，纔從屜裏拿出一張名片，在上面寫了一行字道：

『來信及尊畫均收到，餘面謝。此致

玄音女士。

青君再拜。』

老女房東拿着名片下去了。青君顧不得吃飯，就找出幾個圖釘把那畫端端正正釘在白粉的牆上，他這纔坐下一面吃飯一面賞鑑那張畫。他覺得這張畫的意境果然不凡，但是這裏面似乎藏着一個啞謎，照這張畫的意義，明明是說

只有空山明月幽谷寒梅是她的知音，而不許一般俗子問津的了。但是自己究竟是那一種呢，俗子嗎？或者……唉！她這種若離若即的神情多難捉摸呵！

矛盾的情緒又緊緊的包圍了他的心。昨夜의 決心，早被今天的太陽所消滅了。他只有在苦悶中度過一個百無聊賴的正午。當劉君回來時，他已悶悶的睡下了。但他最後是作如是想：

『人是感情的動物，無論她是怎樣孤僻，和富有危險性，倘使我能用最大的虔心激動她的情感，也許可以改變成一個比較好的局面吧！……她是一個畫家，假如我也懂藝術呢？……』他想到這裏，便暗暗下了一個決心。

當他吃過飯以後，便戴上帽子，匆匆的跑到文具店裏買了全份的圖畫器具，欣然回寓所去。

夜深了，劉君在隔壁房裏已經沉睡了，如一羣蚊蟲鳴叫般發出斷呼聲。樓下齋藤老太婆也已經熄燈睡了。這種環境對於他這時的心情和計劃都非常合式。他將一張雪白的圖畫紙放在案上，注目凝神看着玄音所送的那張畫，許久許久他似乎領悟些什麼，只見他點頭含笑在畫紙上畫了幾筆，當然那結果只有失敗；他嘆着氣把畫紙收起來了。忽聽見樓下齋藤老太婆翻騰的聲音，他連忙搯滅電燈，月光帶着秋夜的冷氣，走了進來，窗前的雜樹影非常鮮明的映在毛光的玻璃窗上，他知道已經深夜了，便只得胡亂睡下。

\*

\*

\*

\*

天氣漸漸冷起來。今天早晨出門的時候，已看見薄薄的雪花蓋着冬青和小松樹。青君在一條凍着薄冰的石頭路上來回的散步，他似乎是打算走進那小山



坡上的女生宿舍裏去，然而他的脚有些腳爛，這個徬徨的人影在馬路上停留了半點多鐘，後來宿舍的門房，對於這個青年人的形跡有些懷疑，忍不住走出來問道：

戀

『先生！你是不是要會這裏面的什麼人嗎？』

『呵！不錯，我要會秦玄音女士，只是不相道她在寓舍裏不？』

『哦！原來是這樣，那麼爲什麼要在門口站這半天，莫非是嫌這天氣不夠冷嗎？』門房笑着走了進去。青君便到接待室裏坐着；不久聽見細碎的皮鞋聲，接待室的門開了，秦女士姍姍的走了進來，那一種不凡的丰度，和恬靜的表情，真彷彿月光下的淡裝梅花。

29

『呀！青君先生，許久不見了！』

『對了！整整三個星期吧；今天沒有出去嗎？』

『沒有出去。天氣似乎有些冷呢！』

『不錯；早晨的確很冷，但此刻太陽很毒，倒不覺得怎樣。……聽說青山梅花快開了，我打算邀秦女士去玩玩……有工夫嗎？』

『大約可以奉陪吧，但我們此刻就去嗎？』

『是的，倘使秦女士沒事的話，讓我們這時就走吧！』

『也好！但請你稍微等一等，我到裏面去去就來，這真有點對不住呢？』

『沒關係！秦女士請便吧！』

玄音含笑點了點頭，便匆匆到裏頭去了。青君望着她的背影發出勝利的歡笑；他心想：『照目前的趨勢看來，並不見得不是吉兆；他不知不覺把手伸到

戀

大衣的口袋裏拿出一張長方形的畫像來，那是一個含着微笑的少女的半身像；是他三個月以來的心血的結晶，在畫這張像以前他雖然不是一個畫家，但堅定的意志和不斷的努力立刻使他有非常的成功。況且他所畫的不是一個想像的幻影，正是他日夜所縈念的情人秦玄音女士呀！他在經過許多困難之後，纔從一個女同鄉那裏借來一張她的半身肖像，他將這張像擺在案頭，每天要照樣畫三四遍，足足畫了三個月，最後畫成今天的這一張。他想：當這個希奇的禮物奉獻到她的面前時，難道不能激動她平靜的心絃嗎？……』

他們在下午兩點鐘的時候，已到了青山，但所謂梅林的，只不過稀稀疏疏三株瘦梅罷了，那裏趕得上中國江南的一角呢？不過他們也還感到很深的興趣。青年人的想像力往往可以統御一切的真實呢。

他們繞了梅林慢步的走着，當然這是非常關鍵的一幕。他預備了成千成萬的話，將向她面前傾吐；而她呢，也似乎覺得這是比較頗嚴重的時期。他們談到天氣，談到藝術，最後他在羞人答答的情緻中獻上他為她作的肖像！

『呀！這是那裏來的！』

『哦，秦女士，不瞞你說，這是一個秉有熱情赤心的青年為你畫的呵！』

玄音臉上現出驚喜的表情，但在一朵紅雲從她兩頰上殘退的時候，而她澄淨的眼中露出非常懊喪的神情來。她將像片收下，只淡淡謝了一謝，便辭別他回寄宿舍去了。

他們從青山分手以後，又是兩個多禮拜不通消息了。青君只在熱戀與苦悶的心情中扎掙着。忽然在一天早晨，他收到玄音的一張名片道：

『我因國內有要事，友人來電催我就回去，所以決定今夜離開東京，匆忙中不能走別特此拜辭——』

玄音。』

這真是平地激雷般的消息，使他幾乎失了知覺，在略加思索之後，便匆匆戴上帽子到女生宿舍去訪玄音，幸喜她還沒有出去；但一切行李都已綑紮停當，放在一架運貨汽車上，不久玄音和她的女友們走了出來，青君便上前打招呼道：

史      『秦女士，不是說夜車走嗎？……』

『不錯！我是決定乘第五次的夜車走，不過行李打算先發了去，免得臨時麻煩！』

『那麼讓我來幫你的忙罷。你倘若有事情，儘可去辦；我到車站把行李票

弄清楚，再來找你好！』

『這樣好極了！但使你太麻煩了呢！……這樣吧，我的事情還有很多沒弄清，你把行李票先收着，今晚七點鐘火車站上見好不好。』

『好的！好的！這件事就算交給我了，請你放心吧！』

\* \* \*

\* \* \*

\* \* \*

\* \* \*

七點鐘打過了，青君獨自擠在站臺的人叢中正在張望時，只見一羣青年男女圍隨着飄然如仙的玄音來了；他急急迎了上去，把行李票交給她，不久火車就要開了。那些送別的人都趕來和玄音握手，而玄音回頭不見了青君，心想他怎麼連手都不肯和我握一握，便急急走了呢！……這個人真有些奇怪。車身移動了，『再見呵！再見呵！』的聲浪如海潮般湧起來，直到車身離開站臺纔漸

漸平靜了。玄音放下窗子，回身坐下來時，只見青君含笑的走來！

『呀！青君先生！這是什麼意思！你到什麼地方去！』她驚奇的叫着。

『我呵！不到什麼地方去，只想送你一程！』玄音聽了這話，心裏不禁一

繼

酸，淚珠竟在眼角裏落下來。她連忙把臉朝着窗戶，青君呢，更是滿肚皮的離

情別緒，但也不知從那一句說起。他們互相沈默着，車已到了京都，玄音低聲說道：

史

『青君先生！這已是京都了！你回去吧！我非常感激你……』

『不，讓我再送你一程吧；我們偶然而遇，此後還會偶然再遇嗎？』青君說着輕輕的嘆息了。

35

一夜的旅程，在他們看來是飛也似的過去了。第二天太陽出來時，早已到

了神戶，玄音同青君下了車，同到埠頭上；長城丸已泊在岸旁。他們來到船上找好了舖位；再有一點鐘就開船了。這是這樣可貴的一點鐘呢。玄音嘴唇幾次顫動，但是什麼也沒有說出來，直到搖了開船的第一遍鈴聲。玄音從果筐裏選了一個又紅又大的蘋果，遞在青君手裏，嫣然笑道：『祝你平安！』同時握住他的手，直送他下了舢板，船已解纜了。

\*

\*

\*

\*

這個綠潤香艷的蘋果，便成了愛情的象徵了。當他回到東京的時候，便把它供在翡翠盤裏。

\*

\*

\*

\*

當他每天回家時，必站在那放蘋果的櫥前幻想那遠別的情人。但是幻夢終



有一天要醒了。兩個月以後，玄音和另一個青年結婚的消息，被海風帶過來了，——那也正是蘋果爛了的一天！

\*

\*

\*

\*

這一段生命史上浪漫而熱情的悲劇，在青君的腦海裏復演之後，一層淚水遮住他的視線，一切都消逝了。只有那帶有酸腐味的蘋果香兀自一陣一陣由風裏吹過來！

## 亡 命

夜半聽見藤羅架上沙沙的雨滴聲，我曾掀開帳幔向窗外張望，藤羅葉子在黑暗裏擺動，彷彿憧憧的鬼影。天容如墨，四境寂寥，心裏有些悚然，連忙放

下帳幔，翻身向裏面睡，床頭的掛鐘滴答滴答響個不住。心緒如怒潮般的湧掀，從新翻轉身來，窗外的雨滴聲越發淒緊，依然睡不着。頭部微微有些漲悶，眼睛發酸，心裏煩躁極了。只得起來，擰亮了電燈，枕旁有臨時放的一本三俠五義，翻起來看了，但見一行行如黑點般的閃過，一點沒有領會到書裏的意思。

忽聽門外有人走路脚步聲，心房由不得怦怦亂跳，莫非是來逮捕我的嗎？……今午庚曾告訴我：市黨部有十五起人，告我是反革命，將要逮捕我；承庚的好意叫我出去躲一躲：這真彷彿青天裏一個霹靂，不過我又仔細的想了一想，似乎像我這麼一個微小的人兒，值不得加上這麼一個尊嚴的罪名，所以我對庚說：『也許是人們開玩笑吧？我想不要緊，因為我從沒有作過或種活動。』

……」

但是庚很誠摯的對我說：『現在正是一切都在搖動的時候：我看還是走一走好，只當出去玩一趟。』

戀

我說：『也好吧！就出去走一趟……不過真冤！』

庚嘆息道：『好漢不吃眼前虧，……況且熬到有被逮捕的資格也就不錯。』

史

庚這種解嘲的話，使得我們都不自然的慘笑了。當時我就決定第二天早晨到天津去，夜裏收拾了一個小藤箱，但是心亂如麻，不知帶些什麼東西才好，直弄到十二點鐘才睡下，正朦朧間，就被雨點驚醒。

真是門外的聲音，越來越大，還似乎有人在切切耳語：我這時連忙起來，

悄悄的把那小藤箱提在手裏，只要聽見打門，我就從後門逃到我舅舅家裏去暫避，我按定亂跳的心，把耳朵向外靜靜的聽着，過了些時，還沒有人叫門，而且說話的聲音似乎遠了，我的心漸漸的平定了，吁了一口氣，把小藤箱仍然放在地下，擰了電燈，打算再睡，可是東方已經發白了。要趕六點半的那一趟車，自然睡不成，因輕輕開了房門，把老媽子叫了起來，替我預備臉水，我一面洗臉，一面盤算，我到天津去住在什麼地方呢？那裏雖也有朋友，但是預先沒有寫信去通知他們，怎好冒然去攪擾人家？住旅館？一個人孤孤悽悽……想到這裏心緒更亂，怔怔的站了許久：這時候已五點半了。沒有辦法，到天津再說罷！提着藤箱無精打彩的走吧！回頭看見羅紗帳裏小寶兒，正睡得濃酣，不忍去驚醒她，只悄悄在他額上吻了一吻，心裏由不得一陣悵惘，雖然只是暫別：

但是她醒來時不見了媽媽……今夜又不見媽媽回來，和她同睡，她弱小的靈魂，一定要受重大的打擊了。我不禁流淚了，同時我詛咒人類的褊狹，在互相排擠的中間，不知發生多少悲慘的事實。噫！我真憤恨！不由得把藤箱向地下一摔，似乎這樣一來，我也總算得了勝利了；因為我至少也欺負死幾個螞蟻吧！

車子已經叫來了，我把藤箱放在車上，我年老的姑媽對於這嚴重亡命，更感覺得情形緊張，她握住我的手。含着眼淚說：「這實在是意想不到的禍事！但願你此去平安……並且多方請人疏通，得早些回來……家裏的事我自替你料理，你儘管放心。……還有你自己一切起居飲食都要留心……」我點了點頭，要想說話覺得喉頭哽咽，連忙跳上車子，不敢抬頭向姑媽看，幸喜車夫已經拉起車子如飛的走了。這時候只有五點三刻，街上的行人很少，清涼寂靜，我

一夜不曾睡的困倦，這時都被晨氣驅散了。腦子裏種種思想，又都一幕一幕的湧出來，車子走到十字路口的時候，我忽然轉了一念，亡命爲什麼一定要到天津去，北京地方大得很，誰又準知道我住在那裏？於是我決定無論如何我不離開北京，因告訴車夫，叫他拉我到西長安街去，不久我就在西長安街，一家醫院門口下車了。——這醫院的院長，是我的鄉親，那裏房屋很多，——我到醫院裏，因爲時間尙早，我那鄉親還沒有來；我只得在會客廳裏等着，九點鐘的時候，他才來了。我將一切情形和盤托出，請他借我一間房子暫住，從此我就充起病人來了！

這個醫院，是臨街的三層高樓，在樓上窗子裏，可以看見大馬路的車馬奔馳；並且可以聽見隆隆鳴鳴的車輪和汽笛聲。我生性最怕熱鬧，因在西北角上

，選了一間離街較遠的屋子，但是推開後窗，依然可以看見大馬路上的一切；並且這窗子是朝東的，早晨的太陽正耀人眼目的照射着。天氣又非常悶熱，我忙把這面窗關上，又加上黑色的帳幔，屋子裏的光綫立刻微弱了；心神的壓迫也似乎輕鬆些，我坐在一張椅子上，看醫院裏的用人，替我換床上的褥單和枕頭布，他走後我便睡下了。頭頂上的白雲一朵朵的向西北飄去，形狀變化離奇；有時像一頭伏虎，有時像一條臥龍。……

我因昨夜失眠，今天精神極壞，本想在這隔絕一切的屋子裏用一點功，或者寫一篇稿子，誰知躺下後，就癱軟得無法起來。而且頭昏目眩，似睡非睡的迷沉了一天，到夜晚的時候，街上的聲音也比較少點，我起來把前後的窗門都開了。屋裏的空氣，立刻流通起來，一陣陣的溫風，吹拂在我的臉上，神思清

楚多了。仰頭看見頭頂上的天空，好像經海水洗過似的，非常碧清，在那上面綴着成千成萬鑽石般的星星，我在那繁星之中，找到其中最小的的一個，代表我自己：但是同時我又覺得我不止那麼一點。我雖然不願意，但是這黑夜中最光芒，最惹人注意的一顆星……但是事實上，我也不是那最無光，最小的一顆，因為藏在井底的一羣蛙；牠們都張着闊口向我呱呱的叫，似乎說『你防備着吧！我們都在注意你呢！……你雖然在千萬的繁星之中，是最不足輕重的一個；但是我們不敢希冀那第一等的火星的地位，只要我們能取得你的地位，我們已經很夠了！』……於是乎我明白了，在這種世界上，我應當由一顆最小而弱之星的地位，悄悄逃出，去作一朵輕巧的雲，來去無心，到毫不着迹的時候。便是我得救的時候了。



這思想真太渺茫，不知不覺已走入夢境，夢中我覺得我已真是一朵輕巧的雲了。我飄然停在半天空；下面是一片大海，這時一點風都沒有，海面上的波紋，輕輕的漾着，清涼的月光，照在這波浪上，閃出奇異的銀花；我正想低下來，吻着那可愛的海的時候，忽然從海底跳出一條鱷魚來，立時鼓起海浪，彷彿

山崩地塌般的掀動，澎湃起來：我嚇極了。幸喜我這時已是不着迹的行雲了！我輕輕浮起，無心的歇在一座山上，那山上正開着五色燦爛的山花，一陣的清香，又引誘我要去和它們接近，忽砰的一聲，一個獵人的鎗彈，直射在樹梢頭，那股兇猛的煙焰，把我衝散了。漸漸不是白雲了。睜眼一看，依然是個着迹的人類，無精打彩的睡在病院的鋼絲床上。噢！我明白了！到如今我還只是

一個着迹而微弱的人類喲！

我悵惘，我暗暗撕碎了不值一笑的雄心；我搗碎了希望的花蕊；眼前的一切，只是煩悶可憐！

馬路上隆隆叭叭的車聲，人聲，又將我從天空拖到地獄似的人間，在這時候我沒有方法安慰我自己，只想睡去，或者夢裏，還有不可捉摸的樂園，任我休養我的沉疴。無奈輾轉反側，再也不能入夢。正在苦悶萬分的時候，聽見有人敲門，我應道：「誰？請進來吧！」門呀的一聲開了，我的朋友莉走了進來，他一看見我的臉色，不禁驚叫道：「呵！隱怎麼你真病了吧！……臉色青黃得好不怕人！」

『也許是要病了！但是我知道不是身體上的病，你知道我的心是傷上加傷……我如何支持得住呢？……』

『噫！何必呢？什麼事看開點就好了，莫非你作了亡命，就使你這樣傷心嗎？……其實呢，這正足以驕傲，至少你是被人注意了，我們昨天和庚說笑話說你真熬出來了，居然成了時代的大人物了。』

戀

莉說完笑了笑，我呢，也只得報之以苦笑！『真的我不明白，我爲什麼這樣脆弱？常常覺得這個世界上的陰霾太濃重了，如果再壓下去，我將要在濃重的陰霾下噁氣了。』我這樣對莉說。

史

莉聽了我的話也不由得嘆了一口氣，一時竟想不出說什麼語來安慰我才好，那神氣彷彿得使我也不忍：我轉過臉去，看着窗外，好久好久莉才找到一些話，一些使人嚙着眼淚苦笑的話了。他說：『這年頭可不就是那回事嗎？咱們看戲吧，有的是呢：將來也許反叛又成了英雄……好好的掙扎着幹吧！……』

『看吧……自然有的是滅裂破碎的悲劇呢！……不過我已經覺得倦了！……』實在的情形，我近來對於什麼事，都覺得非常的無聊，在我心裏最大的痛苦，是我猜不透人類的心；我所想望的光明，永遠只是我自己的想望，不能在第二個人心裏，掘出和我同樣的想望，本來淺薄的人類，誰不願意作個被人尊敬愛慕的英雄呢？於是不惜使千萬人的枯骨，埋積起來，作成一個高臺，將自己高高舉起，使萬衆瞻仰。噫！我沒有人們那種魄力，只有深藏在幽祕的蘆葦裏，聽那些燐火悲切的伸訴：將我傷了又傷的心，從新一刀刀的宰割了。

今天莉也很不快活，大概是受了我的影響，我們在沒話可說的時候，彼此只有對坐默視着，其實呢，我們的悲苦，早已充滿了我們的心靈，但是我們不願意說什麼，爲了這淺近的语言，實在形容不出我們心頭的痛苦，黃昏將近了

，莉替我掩上了西邊的窗，因為斜陽正射在我的眼上。他走了，屋裏格外冷寂，幾次走下床來，想在露台上看一看，但是剛走到露台口時，心裏一驚，又忙退了回來，彷彿街上來來往往的行人，都將不存善意的眼光投射着我，要拿我甘心呢。我忙忙退回，坐在一張藤椅上，我真感到人們對我太冷酷了，我彷彿

是孤島上一隻失羣的羊；任我哞哞的喊破了喉嚨，也沒有一個人給我一個同情的應和；并且沿着孤島的四圍的怒浪正伸着巨爪，想伺隙將我拖下海去。

史 我心裏又淒楚，又憤恨，為什麼我永遠是被摧殘的呢？……但是我同時要

咒詛我自己太無能了，既是沒有人來同情你就該痛快的離開這社會，去尋找較好的社會。現在呢，是又不滿意這個社會，却又要留戀着這個社會，多麼沒出息呵，唉！好愚鈍的人類！人們都在酣睡的時候，只有你一個人唱着神曲有什

麼用呢？你應當大膽敲響他們的門，使他們由惡夢中清醒，然後你的神曲唱得才有意義啊！

我想到這裏我不知不覺流起淚來，這眼淚有懺悔，有澈悟，還有慚愧，種種的意味呢！最後我感謝顛波的命運，……這不值一笑的亡命，使我發現了應走的新道路。

我深切的祝福使我下次的亡命，要比這次有意義，便是綁到天橋吃鎗子，也要值得。這一次是真太可恥了，簡直不明白爲什麼要從家裏逃出來，噫！天呵！太滑稽了！

不知不覺在醫院又過了一夜，外面一無消息，中午時莉又來看我，他笑道「沒事了，回去吧！原來他們所以要逮捕你，是爲了要你的地盤，現在你既經

## 戀史

退出，他們也就不注意你的個人了，這正是匹夫無罪，懷璧其罪……」

在傍晚的時候，我收拾了桌上亂堆的書籍，從新提起我的小藤箱，惘然的走出了醫院的大門，我站在石階上看來往不絕的行人，我好像和他們隔絕了好久，正在瞭望的時候，遠遠兩個穿西裝的青年，向我站的地方走來，舉手含笑向我招呼道：「隱！你上什麼地方去？……昨天聽人說你到天津去了呵！」

『是的。』我想接下去說今天才回來，但是臉上有些發熱，莉又在傍邊向我笑，我只得趕快跳上洋車走了，到了家裏，走進我那小別三天的屋子，有說不出來的一種情緒兜上心來……

傍晚的時候，她們都聚攏在葡萄架下，東拉西扯的閒談。今天早晨曾落過微雨，午後才放晴，雲朵漸漸散盡了，青天一片，極目千里，靠西北邊的天空，有一道彩橋似的長虹，風微微的吹着，葡萄葉子格外翠碧，真是清冷滿目，景緻幽雅極了。

她們談些學校的近況，談來談去，都覺平淡無奇，誰也鼓不起興來，小良忽然提議報告各個人初戀的歷史。

這確是新穎的題目，惹得在座的人都眉開眼笑的期待着，——彷彿期待名角出台的情形。可是誰也不願意先說，你推我讓的，最後仍是無結果。小良她是提議的人，理應她自己先說，可是她最是有名的小鬼頭，當大家擁着她的時候，她兩隻眼不住的東瞧西看，遠遠看見徵筆往這邊走呢，她高聲叫道：『微



『快來！』又回頭輕輕對她們說，『你們不要作聲，我知道徵笙有很好的戀史，回頭我們大家要求她說……』果然大家的注意點，立刻轉到徵笙身上去。

『你們作什麼呢？』徵笙含笑說。

『快來吧！我們知道你有很美妙的戀史，正預備請你來說給我們聽呢，可巧你就來了！』她們一壁說一壁將徵笙圍在坎心，然後大家都在四下裏的石頭上坐下了。

史徵笙也就坐在一張小石桌上，看見人家都凝神息聲的期待她的講述呢。笑

道：『你們真要聽戀史嗎？……可是我說完了我的，你們亦得說你們的。』

『那是當然的。你就說你的吧？』竹韻擠着眼含笑說。

『好吧！我就說……這是一段很精祕的戀史呢！』徵笙說完，稍微頓了一

頓，便開始講述她的戀史了！

『大約是前年吧！在一個冬天的早晨，正降着鵝毛片似的大雪，我從家裏到學校去，這一段路程比較得遠，我坐在四面用篷布幔罩的車子裏，不時聽見呼呼的北風；捲着雪片，打在車篷上，一陣陣作響。車夫拖着車子，踏着雪沙沙的前進。我覺得氣悶極了。就從書包裏拿出一本新買的雜誌來，任意的翻翻，忽看到上面有幾首戀歌，寫得十分美麗；字裏行間，充滿了燒燒的熱情，自由不得沉沉如醉，拿着那本書思想起來。

『我記得我念過一篇西洋小說——寫一個貴夫人，和一個詩人作鄰居；她開了窗戶，就可以看見那詩人所住的屋子；白天的時候，她不好意思去看，每到晚上，那位詩人就伏在他的書案上寫詩，他的面影正好映在淡綠色的窗幔上

，很直的鼻樑，倩笑似的嘴角；頎長的眉梢，蜷曲的頭髮，都很清楚的表現出來，那貴夫人就坐在牆角下的一張沙發上，盡量的欣賞，不知不覺心頭暗暗生了愛苗，非常熱烈的愛上那位詩人了。於是她背着她的丈夫，爲那位詩人寫了不少的戀歌，真彷彿但丁和比特麗斯的故事——那詩人始終沒有知道這回事，雖有時偶然看見貴夫人，憑窗遙盼，但覺得她那一種尊嚴的神色，那裏還敢存絲毫非分之想呢？

史  
『有一天晚上，貴夫人依然開了那扇窗，坐在牆角的沙發上，等待那美麗的情影，然而終至於杳無消息。貴夫人心裏很感到悵惘，一夜失却心似的過了。第二天早晨，細細打聽，才知道那位詩人已搬走了。貴夫人不禁哭了。

『我回想到這裏。不知不覺又把那本雜誌上的戀歌念了兩遍。覺得這戀歌

裏的情節，和那篇小說差不多，並且情感似乎比較得更熱烈些。我細看作者的署名是寒星——這個名字我似乎在別的雜誌上，也曾見過，不知道他到底是男性還是女性，可是我知覺裏總想她是女人。

「後來我到學校圖書館裏，打算再找一兩篇寒星的東西看，可是我因為功課太忙，也就沒有看成。過了一個多月，有一天我同兩個朋友，到陶然亭去看雪景，我們站在小山阜上，忽見遠處有一個穿棕色呢西服的青年，低着頭在——坐新墳旁邊徘徊：那是一座西式的墳塋。四面植着蒼松翠柏，綠色枝葉上，滿綴着銀色雪花。那少年就倚在一株小松樹傍，嘿嘿的站着，有時仰起頭，對着那彤雲凝閉的天空，彷彿在禱告似的。不禁惹起我們的好奇心來：不久那少年走了，我們就跑到那墳旁去看，只見墳前立着一座石碑，正面題着漱泉女士之

裏，背面題着兩句詩，旁邊署名寒星——那詩句正是戀歌裏擇下來的。

『這時候我心裏發生一種不可名言的情緒，似乎驚喜，又似乎悲涼。我怔怔的站在白雪地上。默想適才那個青年的行動，奇怪他的印象，竟是很深刻的印在我心膜上了。

『但是從那一次見面以後；又經過半年，我雖整天來往於十字街頭；而總沒有遇見他的機會；我曾暗暗打聽他的來歷，可惜朋友裏沒人認識他，我也只得算了。

『然而這莫名其妙的戀感，仍然逢到機會便向我侵擊，我每次獨自坐在院子裏，聽草蟲嚶嚶的叫喚，或看清幽的月光的時候，他便上了我的心頭。有時我散步在夜來香的花叢裏，我更是如迷如醉的戀念着他——這樣美妙的星光；

溫馨的氣味，最適合情人低語密訴的環境；然而我是孤獨着數遍星點，望穿了銀河，他在那裏？——又怎能使他知道我是在熱烈的戀念着他？但是我又設想他若果真知道，這宇宙裏，有一個女兒是真誠的愛着他，不知他心裏作何感想？也許他因已有情人了，他要拒絕我的愛，那於我的痛苦必致不克支持，因之我又怕他知道我的心：還是不要戳破這個謎，讓我獨自參詳吧？

『可是有一天——大約是四五月天氣吧？風是溫馨得使人迷醉；窗前滿掛着紫色藤花，拂動着絲絲的柳條；情景是特別的美妙，精神也格外鬆散，熱烈的情流，好像決了口的黃河；滔滔奔赴，心裏一陣陣悵惘，如同失掉了什麼東西般，——真正良辰美景奈何天，——最後我找到一張淡紅巴的花箋，寫了一封不想投遞的信：

戀  
是……』

『寒星！美妙的寒星！你曾經搗碎我青春的心。你曾經擾亂了我安甜的夢境！寒星啊！這宇宙裏有了你，我將永永如飲釀醴般的迷醉了。這地界上有了你。我將被情感之火焚成了灰燼，我若再能看見你——就是一分鐘也好，但是……』

『我的信只寫到這裏便不能再往下寫了，將信看了兩遍，嘆着氣把它又燒了。正在十分懊惱的時候，吟春來找我去逛公園，這時公園裏，到處是開遍了錦繡燦爛的花。彷彿是豔裝的美女。陣陣微風吹來各種溫香；更使人懶洋洋抬不起頭來。我們在兩株海棠樹下的鐵椅上坐了。彼此沉嘿着，兩眼不住的送往迎來，有時看見美麗的少女，我們也就與那些輕薄兒般品頭評足的亂說取笑。

59

『遠遠來了兩個少年，有一個穿着咖啡色的嗶嘰洋服。非常面熟，我陡然

想起正是陶然亭畔曾經一面的那個寒星。——也就是我天天戀念的愛人，我的心不住的狂跳，兩頰如火般的灼炙起來。吟春很詫異我的變態，她一直問我爲什麼。我如失了靈魂似的，怔怔望着從我們面前走過去寒星的背影，好久好久我才恢復了知覺，吟春說：你到底有什麼心事？何妨告訴我呢，我想這種神祕的戀史，不能隨便告訴人，恐怕鬧得對方知道了，究竟不好意思，所以我始終掩飾不肯對她說。當夜從公園回家以後，我獨自怔怔的坐了一整晚，有時我流淚，有時我微笑，有時我憤恨，心緒複雜極了，我自己都不知是什麼滋味？

『天氣是漸漸熱了。人本來就比平日懶倦，再加着心頭焚着情感的火，更覺得無精打彩，精神一天壞似一天。漸漸弄到爬不起來，請了醫生來看說是憂思過甚，肝氣不順，——病象雖有些說着。可是他那裏曉得這是心病，不是藥



品可以醫治的呢？

『病裏天天記日記，寫上許多熱情的傷感的語。每次寫完了，心裏好像是鬆快些，有時也寫小詩，其中有一首我還記得是：

戀  
「美妙神奇的碧火之焰，從它閃爍的火舌裏毀滅了愁情，炙鎖了愛念；只

有一點無力的殘灰，任他沉於海底；飄到天心！唉！吾愛！可憐我沒有勇氣向  
你洩漏這秘密！

史  
「好吧！愛人！讓我悄悄的迷醉，好像薔薇醉於驕陽，永遠沉嘿，永遠美

麗！

「吾愛！我感謝你，在你深邃的眼瞳裏，我認識了愛，了解了神祕！

「吾愛！世界如果有多情的英雄，那英雄便是你！

吾愛！我願變一隻蝴蝶，飛到你的身邊，我更願變一陣清風，直撲向你的  
心裏。」

「我病後的第七天，吟春來看我，她送我一束白茶花，另外還替我帶了新出版的雜誌，我翻開第一頁看見一行大字寫道：「藝術家寒星逝世！」下面登着他的遺像，我如同失了魂似的怔住了。半天半天我才回過氣來，我使伏在枕上痛哭。吟春似乎也猜到幾分，她一面安慰我，一面堅問我的經過，我不能再隱瞞了，就把這事情的原末，告訴她了。吟春雖覺這段戀史太神祕了，然而她也覺得有些悵惘，怔了半天她沒有說什麼，臨回去的時候她是嘆着氣。

「理想的情人，好像曇花一現即逝，我經過極痛苦之後。才漸漸清醒了，覺得這種迷戀，實在太無味。這樣一想心倒寬了，病也漸漸好了。我的戀史也

就算告一段落，不過還有一些餘波，就是在我病好後的一天絕早，霞光正滿佈於東方的天空時，我曾作了一首哀悼的詩，并拿了一束鮮花，到陶然亭的鸚鵡塚畔的高坡上，祭奠了一番，并且放懷痛哭了一次。於是這一段事實，便永遠成了過去的歷史了。』

史  
徵笙述說完，在座的聽衆，雖然很滿意。但同時大家心情也有點悵惘，東山上新月的淡光，照在她們的素頰上，更覺得黯淡，各人都惹起自己的心事，於是都悄悄的散了。

寂寞的葡萄架的依然悄悄站在月影下。

繁星滿佈了天空

一切都沉入夜的幽寂！

## 狂風裏

『你爲什麼每次見我，都是不高興呢？……既然這樣不如……』

『不如怎樣？……大約你近來有點討厭我吧！』

『哼！……何苦來！』她沒有再往下說，眼圈有點發紅，她掉過臉看着窗外的禿柳條兒，在狂風裏左右擺動，那黃色的飛沙打在玻璃上，發出沙沙的聲音，凌碧小姐和她的朋友鍾文只是沉嘿着，屋內屋外的空氣都特別的緊張。

這是一間很精緻的小臥房，正是凌碧小姐的香閨，隨便的朋友是很不容易進來的，只有鍾文來的時候，他可以得特別的優遇，坐在這溫馨香閨中談話，因此一般朋友的羨慕鍾文，有的忌恨他，最後他們起了猜疑，用他們最豐富的

想像力，捏造許多關於他倆的戀愛事蹟！在遠道的朋友，聽了這個消息，儘有寫信來賀喜的，凌碧也曾知道這些謠言，但她並不覺得怎樣刺心或是暗暗歡喜，她很冷靜的對付這些謠言。

戀  
凌碧小姐是一個富於神經質，憂鬱性的女子，但是她和一朋般友交際的時候，她很浪漫，她喜歡和任何男人女人笑謔，她的詞鋒常常可以壓倒一屋子的人，使人們感覺得她有點辣；朋友們給她起了一個綽號叫辣子雞——她可以使她人辣得流淚，同時又使人覺得頗可親近。

史  
但是在一次，她赴朋友的宴會，她喝了不少的酒，她醉了，鍾文雇了汽車送她回來，她流着淚對他訴說她掩飾的苦痛，她說『朋友！你們只看見我笑，只看見我瘋，你們也曾知道，我是常常流淚的嗎？』

『噫！我對什麼都是遊戲……愛情更是遊戲……』

她越說越傷心，她竟嗚咽的哭起來！

鍾文是第一次接近女人，第一次看見和他沒有關係的女人哭？他感到一種新趣味，他不知不覺接近她坐着，從衣袋裏掏出自己的手巾替她擦着眼淚，忽然一股蘭麝的香氣，衝進他的鼻觀。他覺得心神有些搖搖無主，他更向她接近，她懶慵慵的靠在汽車角落裏，這時車走到一個胡同裏，那街道高低不平，車顛播得很厲害，把她從那角落裏顛出來，她軟得抬不起的頭就枕在他的身上了。他伸出右臂來，輕輕的將她攬着，一股溫香，從她的衣領那裏透出來；他的心跳得更厲害了，悄悄的吻着她的頭髮，路旁的電燈如疏星般閃爍着，他竟恍惚如夢，但是不久車已停了，車夫開了車門，一股冰冷的寒氣吹過來，凌碧小

姐如同夢中醒來，看看自己睡在鍾文的臂上，覺得太忘情，心裏一陣狂跳，臉上覺得熱烘烘的，只好裝醉，歪歪斜斜的向裏走；鍾文怕她摔倒，連忙過來扶着，一直送她到這所精緻的臥房，才說了一聲『再會！』然後含着甜蜜的迷醉走了。自從這一天以後，鍾文便常常來找凌碧，並且是在這所精緻的臥房裏會聚。

史  
這一天正午的時候，天色忽然陰沉起來，不久就聽到窗櫺上的紙弗弗發發的響，院子裏的枯樹枝，也發出瑟瑟的悲聲。凌碧小姐獨自在房裏閒坐，忽見鍾文冒着狂風跑了進來，凌碧站起來笑道：『怪道颯這麼大的西北風，原來是要把你颳了來！』

鍾文淡漠的笑了一笑，一聲不響的坐在靠爐子的椅上。好像有滿懷心事般

。凌碧小姐很覺得奇怪，曾經幾次爲這事，兩人幾乎鬧翻了臉！

他們沉嘿了好久，凌碧小姐，纔嘆了一口氣道：『朋友是爲了彼此安慰，才需要的，若果見面總是這麼愁眉不展的，有什麼意思呢？……與其這樣還不如獨自沉嘿着好！』

鍾文抬頭看了凌碧一眼，嚷了一聲道：『叫我也真沒話說，……自然我是抓不住你的心的。』

凌碧小姐聽了這話，似乎受了什麼感觸，她覺得自己曾無心中作錯了一件事，不應該向初次和女人接觸的青年男人，講到戀愛；因爲她自己很清楚，她是不能很鄭重的愛一個男人，她覺得愛情這個神祕的玩意，越玩得神祕越有勁——可是一個純潔的青年男人，他是不懂得這祕密的，他愛上了一個女人，他



就要使這個女人成爲他的禁戀，不用說不許別人動一下，連看一眼，也是對他的精神有了大傷害的。老實說鍾文是死心蹋地的愛凌碧，凌碧也瞧着鍾文很可愛，只可惜他倆的見解不同，因此在他們中間，常常有一層陰翳，使得他倆不見面時，却想見面，見了面却往往不歡而散。

今天他倆之間又有些不調協，凌碧小姐一時覺得自己對於鍾文簡直是一個罪人，把他的美滿的愛情夢點破了，使他苦悶銷沉，一時她又覺得鍾文太跋扈了，使她失却許多自由，又覺得自己太不值。因此氣憤憤的責備鍾文。一說到「她不愛他了。」她又覺得傷心！

凌碧小姐含着眼淚說道：『你怎麼到現在還不了解我嗎？……我就是這麼一個奇怪的女人，我並非不需要愛，但我不是時時刻刻都需要它，我最喜歡有

淡霧的早晨，我隔着淡霧看美麗的茶蘼花，在那時我整個的心，都充滿着歡喜，我的精神是異常的活躍。唉！鍾文這話我不只說過一次，爲什麼你總不相信我呵！』

鍾文依然現着很憂疑的樣子，對於凌碧小姐的話似解似不解——其實呢，他是似信似不信，他總覺得凌碧小姐另外還愛着別的男人。

其實凌碧小姐除鍾文以外雖然還愛過許多男人，玩弄過許多男人，但是自從認識鍾文以後，她倒是只愛他呢，不過鍾文是第一次嘗到愛，自然滋味特別濃，也特別認真；而凌碧小姐，因爲從愛中認識了許多虛僞和其他的滑稽事蹟，她對於神聖的愛存了玩視的心，她總不肯鑽在自己織就的情網裏，但是事實也不盡然，她有時比什麼人都迷醉，不過她的迷醉比人醒得快而剪絕，她竟能

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本領。

鍾文永遠爲抓不住她心而煩惱！這時他聽了凌碧小姐似可信似不可信的話，他有點支不住了，他低下頭，悄悄的用手帕拭淚。凌碧小姐望着他嘆了一口氣，彼此又都沉嘿了。

窗外的風好像飛馬奔騰，好像驚濤駭浪，天色變成昏黃，口鼻間時時嗅到土味，吃到灰塵；凌碧小姐走到窗前，將窗幔放下來，屋子裏立刻昏暗，對面不見人，後來開了電燈，鍾文的眼睛有點發紅，凌碧小姐不由得走近身旁，撫着他的肩說道：

『不要難過吧！……我永遠愛你！』

71  
鍾文似乎不相信，搖頭說道：『你不用騙我吧！……但是我相信我永遠愛

你！」

「哦！鍾文！你這話才是騙我的！……我瞧你近來真變了，你從前比現在待我好的多，因為從前總沒有見你和我生過氣——現在不然了，你總是像不高興我。」凌碧小姐一面說一面似笑非笑的瞧着他，鍾文「咳！」了一聲也由不得笑了，緊緊的握住凌碧小姐的手說道：「你真夠利害的！」

「我！我就算利害了？……你真是個小雛兒，你還沒遇見那利害的女人呢？」凌碧小姐回答說。

自然！我是比較少接近女人，不過對於女人那種操縱人的手段，我也算領教了！鍾文說着，不住對凌碧小姐擠眼笑，凌碧小姐忽然變了面容，一種憂疑悲憤的表情，使得鍾文震驚了。他不知不覺鬆了手，怔怔的望着凌碧發呆。停

了些時，凌碧小姐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道：『鍾文……我在你心目中，不知還是個什麼狐狸精，或是魔鬼吧！』

鍾文知道自己把話說錯了，真不知怎樣才好！急得臉色發青，在屋裏踱來  
戀  
踱去。

凌碧小姐也觸動心事，想着人生真沒多大意思，誰對誰也不能以真心相見；整天口袋中藏着各種面具，時刻變換着敷衍對付。覺得自己這樣掩飾掙扎，茫茫大地就沒有一個人了解，真是太傷慘了！她想到這裏也由不得悄悄落淚。

這時狂風已漸漸住了，鍾文拿起帽子，一聲不響的走了。

凌碧小姐望着他的後影，點頭嘆道：『又是不歡而散！』

## 破滅

『唉！不幸的事情終竟發生了嗎？悔因！』她的女友純根靠在一張搖椅上望着那清瘦的女郎悔因說。她立時發覺在那女郎的臉上有一種深刻悲怨的表情，她幾乎是失了支持的能力，眼圈紅潤着，嘴唇不住的顫動，似乎所有悲涼的調子，都在那顫動中傳佈於全宇宙刺入人心的最深處，她也不自覺的感到兩頰的肌肉起了一陣的痙攣，一股淒酸，從心底透到顏面上來。

悔因在極度難過之後，她嘆了一口長氣，面色更加嚴肅了，但是她得到最後的勝利了，她把懦弱的淚液完全深深嚥到肚子裏，她淡然的看了純根一眼道：

『在這個世界上每一秒鐘，都有不幸的事情發生呵！純根！』她不自然的苦笑，現露出更深的悲哀，眼淚已經打濕睫毛，她低下頭注視着灰色洋灰地，她逃避她目光的激射。

戀

『悔因！不要太損傷你自己，你定定心，把這件事情的經過告訴我，如果你要哭你就痛快哭一場吧！暗愁是最能銷磨人的精力的……悔因！我用極純正的友誼，幫助你掙脫這個苦海，如果是你願意的話。』

史

她抬起淚光瑩瑩的雙眼望着純根，她的嘴唇仍然不停止的顫動，但是她沒有說出一個字來！

『唉！悔因！你是大悲傷了喲！你簡直失了常態……安定你的心吧……來！坐到這邊來，好好告訴我你的經過，』純根把悔因拉過來坐在自己的身旁，

用極溫柔的眼光看着她，好像一個熱情的姐姐對於她的妹妹般的撫慰着她。

『悔因！說吧！說這一件事情是怎麼個始末……』

悔因的頭靠在純根溫暖的懷裏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道：

『純根！這也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！……不過我現在才這樣想，當這事情才發生的時候，我是驚震悲傷得幾乎失了魂魄……悔因你想吧！在這個世界上，我沒有父母愛戀，沒有親族的關照，我是孤獨得好像沙漠裏的一隻孤雁……你想在這樣空虛寂寞的途程上，我怎能和一個幸福的少女般對於她們的生命的忠誠呢？你知道一個人若認爲自己沒有前程的時候，那對於她可憐的靈魂是怎樣的傷害呢！唉！純根！……我常常認爲我是被幸福世界所摒棄的人——按理我不能更繼續我這太辛酸的生命，不過純根！我爲追求一個美麗的幻影，我的



生命維繫到現在，雖然那幻影是一朵雲，時刻在變化，那幻影又是一陣風，永遠在流動，然而她有一個美麗的輪廓時時在誘惑我，因之我去追尋我去探索，在極辛苦的途程上，我還能掙扎也無非是這幻影給我的勇氣。

『唉！純根！你當然知道兩年以前我是追逐着，一個什麼樣的幻影——那是一個雄壯激昂的英雄的希冀，——同時也可以說是如耶穌降生專門爲人們犧牲而來的一種偉大精神，這自然也是一個有迷醉力的幻影，我追逐它，但是天知道，不久我就看出這個幻影的破綻，在這個世紀，英雄耶穌都是傻子作的，不然就是虛偽者騙人的把戲！』

『唉！純根，太可憐，到這時候我是太空虛了，因之我變了態度，我想從苦悶的壓迫下逃亡——而逃亡唯一的方法，就是毫不顧忌的浪漫，不幸！人類』

太淺薄了，當然也許我的行爲在這個世界裏是值得僞君子驚奇的，不過這都不算什麼，最傷心的是我無意中傷害了一個青年，這件事情大概你也知道——他是一個忠誠而自愛的青年，他爲了同情我；百般的愛護我，希冀我走到人生平坦的大道去，在從前我正追逐着第一個幻影的時候，我也曾安定一時，後來我漸漸感覺得前途的阻難太多，如果我走到人生平坦大道時，我大約已經被輾碎於這荊棘的過渡上，而且我不知從那裏看出人生平坦的大道只有死時候可以得，因之我不願受眼前不能耐的磨折，而且我也不希望在人間有悠久的逗留，在這短促的生命裏，我希冀熱鬧些——因爲只有熱鬧可以遺失我自己，純根！這時候呵！我變了態度，我要瘋狂，我要浪漫，我要用毒酒醉死我自己，自然同時我是蹂躪我自己！……』悔因說到這裏她的頭更加俯下去，一股熱濕的淚

液滴在純根的手上，心是彈着淒苦哀怨的調子。純根，用驚奇悲楚的眼波激射着她，但是她不知道用什麼話來安慰她，彼此沉默着，四境也都靜悄無聲，只有微弱的噓唏和抽搐聲，作了這世紀唯一的音樂。

戀

「哦，悔因！原諒我！你已經這樣傷心了。我本不應該再來刺激你，不過我想信我是對你太關心了。所以我希望你鎮定些，說完這一段故事……你所說的青年，自然就是沖翳了。……昨天我曾在一個朋友家裏遇見他，神氣十分冷淡，他對於你的奇幻的態度，自然很夠傷心了，我想你應當求他的諒解……悔因，不要哭吧！告訴我你所有的隱衷吧！」

史

「噫……純根！我爲什麼一定要希求人們的諒解，我爲生活的苦難，我是迷離錯亂，有的時候我自己都不明白我自己，爲什麼我一定要造作一個生命

的假統一來欺騙任何人呢！

「我的生命本來是破碎的，就是偶爾放光，那也是偶然的事，絕不能因為這偶然的光，就能斷定我整個的生命是在發光，同時，也不能因為我偶然的晦暗，就推定我永遠不再放光的呵！親愛的純根，當我承受沖擊詰難時的難堪，我實在不能形容，呵！他那含着憤怒而卑視的眼光，向我激射時，我竟至失了知覺，他用極理智的話，責備我的放浪——并且他認為這是我欺騙他，唉！純根！他竟要求我用利刃刺死他，可憐，我那裏有這樣的念頭，我怯弱得連端起毒酒放在我自己的嘴唇時我都不禁發抖，我那裏有殺人的勇氣。在我對他辯白我的苦衷的時候，他是用殘酷的冷笑報復我，唉！純根！這時候我是這世界萬惡彙集的「矢的」呵！我那裏還有膽子說什麼，我只有兩手捧住我將要炸裂的

頭痛哭呵！

『這一天他是憤惱填膺的離開了我。』

『然則！你們，就這樣完了嗎？』

戀  
『唉！純根！幻影是一個破滅一個跟着又生來，不然這世界就沒有一個不  
解脫的人了！……純根！你相信吧！我們將追逐着這幻影直到走進我們的墳墓  
的時候呢！』

史  
『唉！悔因！這話真未免叫人聽着太難過了！』

『純根！請你原諒我！你是幸福的寵兒，你只開着你頭一重的心門，那裏  
面是充滿着完美與和協，今天對不住，我是敲了你第二重的心門了，但是請你  
相信，我並不是爲了妒忌，故意去打碎你美麗的幻影，唉！純根，請你原諒，

我也是無意中的傷害呵！」

悔因說完，站了起來，向門外走去，一個悲涼瘦弱的影子，漸漸消失於叢林裏了！

## 壯志長埋

『唉！這真是一件意外的發見！』

仰蘅手裏拿着一封舊信，自言自語的說。

今夜正是月望，那皎潔的月輪，晶瑩圓滿，清光寒利，好像新發矚的劍鋒，大地的氣流，十分平靜，無風無聲，一切都沉於岑寂，在一間幽雅的書房裏，充滿了淡綠色的亮光，一個青年的女郎，名叫仰蘅的正在整理舊稿——她從

戀

一個长方形的黃皮篋裏，拿出一細一束的信件；一封一封的看下去，幾年前的往事，都隨着那些殘箋舊信，湧上心頭，她漸漸浸漬於過去波浪裏——這些不  
論歡笑，悲戚怨憤的情緒都似巨大的石塊每經一次投射在她的靈波中，便興起  
感喟與悵惘！當在看到最末的一封信，——那是一封用松鶴齋精緻的信箋寫的  
，是一封人亡物在的遺書，她的靈魂受了絕大的打擊，她將那封信細細念誦着  
道：

史

「京中常談，頗愜胸懷；晚間電影，亦略有藝術價值，惜此種談敘不能多得。晚間回寓，次日即整理書籍行裝離道。返津以來，心頭滿貯塵俗，尚未得一日暇，作感情上之發揮；藝術上之接觸，更回憶十年來奮鬥生涯，如電影，如戲曲，如小說，又嘆人生之太暫，不及時鼓舞，爭持，如

醉如狂的奮發，積極樂觀的處世。際此政潮澎湃，人心墮落，世說紛紜，不入軌道的國家，尙有何人生意味之足云？

處此時代，居此地位，不奮飛則已，欲大作爲，欲解決我國國家之生命問題，唯賴我等自身彼此增進學識，彼此十年來與一般良友共勉之言有

二：——

其一曰：

任他狂風暴雨我總不低頭！

其二曰：

與爾共誓，拼將熱血精神，同上崑崙鑄國魂！

今略書此寄仰衡吾友，尙希深思而細察之，而有以教正之，則更當愉快無



涯矣。此頌 近安並請

仰蘅吾友惠存。

智水手上十三，六，二八日。』

戀

仰蘅將這信反覆的念誦幾遍以後，她的眼淚打濕了眼臉，在那溫濕的淚量中，她憶起五年前的往事：她認識智水是在一個宴會裏，當許多男女來賓，坐在燈光燦爛的客廳裏，高談闊論的時候，她看見一個青年，對着窗外的羣星長嘯，似乎五內充滿了如虹的壯氣，只有向蒼空傾吐。她這時對於這個青年感覺的得奇異，暗暗向別人打聽他的來歷，才知道他的名字叫智水，是P大學的教授。後來在席間，由主人的介紹，她和他談論得很投機，在兩個月以後他們就成爲很熟識的朋友了。這一封信正是智水頭一次給她寫的。

85

『唉！智水！而今是壯志長埋了！……奮鬥的結果，只是完全一齣悲劇呢

！』她想到這裏心上似乎壓了一塊重鉛，神嘆着氣將那封信仍舊收好，怔怔的嘿坐。在牆角的暗影裏，似乎看見浴血的智水了。她想到他的死，她又從書篋裏翻出一頁日記，只是上面寫道：

『唉！天呵！這是什麼消息呢。智水到底要被槍斃了，好殘忍的劊子手呵！只是拇指一動。一顆槍彈穿過他的心窩。一切一切都完了。

『他們將智水從牢裏提出來。背剪手綁着，並且在那上面插一面白紙旗子，寫着他的罪名：「鼓吹邪說，惑亂人心。」不錯，這誠然是大逆不道，在這種四海昇平，人民樂業的時代，政府是這樣作着好夢呢：只有他神經過敏，大聲的喊道：「你們快些醒來，認識你們的生命，發出你們苦難的呻吟！」這是多麼愚蠢的勾當！當然應當綁到天橋吃槍子去了。唉！這就是人間的正義呵

！……什麼是英雄！智水呵，可憐！除了那一塊黃土，可以掩遮你苦難的尸骸  
嚙！你將心傷與壯志深深的埋葬了吧！只有這是永久的歸束！

「噫！太慘毒了，下午我們伴智水的太太去收尸，智水硬僵僵的伏在血洞  
裏。臉色慘白，兩隻眼睛瞪得很大。」唉！智水你看什麼，除了慘淒還有什麼

？」我正在嘆息呢。忽見智水的太太，不管滿地汚血的撲到智水的尸首上痛哭  
。唉！天呵，那是怎樣慘厲的聲音呢，尖利中帶着瘡痍，——噫！那是將尖刀  
，刺入心房時，掙扎和慘痛的呼聲呵！我站在那裏，彷彿陷身深谷巨澗裏，只  
覺得四面的陰風，和慘黯的光色將我包圍住，我失了魂魄似的呆望着。後來智  
水的太太暈厥了，那些旁觀的人，才忙着將她抬到汽車上，她身上沾滿了紫色  
凝血的污跡。

『我伴着她回到家裏，她六十多歲的父親，已經聽見這個消息，趕來看她可憐的女兒。

『這時她已經清醒過來了，但是一見她衰年的老父，一陣心痛又昏過去了。唉！這時我感到深刻的淒情，我情願有一顆彈子，穿過我的心窩，使我快些離開這慘劫重重的人間吧！

『我們將她抬到床上，醫生已經來了，替她注射了一針，神志似乎安靜些了，——下午我們都在她房裏沈默的坐着，她睜開了眼，向屋裏看了又看，陡然從床上跳起來，伸着兩手，向空中亂抓，嘴裏狂叫道：『可憐的智水！：智水！』她的神經有些錯亂了。

『呀！這屋裏的空氣太緊張了，我想我還是暫且離開這裏的好，不然恐怕

我也要支持不住了。我悄悄走出來，走到後面的小院子裏看見一個女僕抱着一個兩歲左右的小孩，那小孩不住的哀哭，女僕用手拍着哄着；但是那小孩依然不住聲的哭，而且用力掙扎，似乎要從那女僕的手裏逃避，去找他心愛的母親，……噯！我這時就想離開這裏，但是我不知不覺反走近那孩子面前，孩子驀地一見以爲是他媽媽來了，立刻住了哭聲，向我懷裏撲過來，我忙忙將他抱住，在他柔嫩的小頰上吻了一吻，而他這時已經看出，我不是他的媽媽了。又呱呱的哭起來。我的眼淚滴在他的頭髮上了。

『黃昏時她還是昏迷不醒，醫生說她的刺激受得太深了，一時恐難望好，只有希望她能靜靜的睡一覺。』

『我回來的時候，已經十點多了，街上已經沒有什麼人來往，我坐在洋車

上，心裏一直酸梗，但願這只是一個夢吧！然而我實實在在的看見，舖戶門口的燈光了，我清清楚楚聽見車夫脚步聲，天呵！這一切都證實那不是夢，絕對不是夢喲！」

她放下日記，——這時夜已深了，四境更顯得淒寂，月光照得屋子裏十分森寒，她隱約中似乎看見智水了：看見他不能閉攏的雙目，看見他那憤慨而沈着的面容了。她忙將頭埋於溫軟的枕衾中，希求在夢裏可以得到靈魂蘇息之所呢！

## 樹蔭下

在初春的一個下午，天空裏罩着一層銀灰色的淡霧，四圍青翠的春山，都

隱約於迷離的霧光間，整齊而蒼蔥的松柏樹，靜悄悄的矗立着，這時宇宙奏着神祕的音樂，那美妙的音波有如潺湲的春水，溫柔而輕靈，微微的溫風，吹過倩麗的花叢，發出醉人的馨香。在這個宇宙裏的人們心弦也起了神祕的顫動。

戀

半山坡上，有一株大柏樹，枝幹茂密，樹梢頭縈繞着飄浮的白雲，從雲隙裏偷窺人間的太陽，射在枝葉上，如魚鱗般爛燦着點點的金光。樹蔭放着一張黃色的木椅，椅上坐着行雲和他的女友沙冷。

史

他們是剛從山脚下上來的，這山坡很陡峭，一步一步的高上去，一縷白雲，只在他們的頭頂上，使出誘惑的嫵娜的身段，他們忘了辛苦，追逐着這美麗的幻影。

他們確實感到奔波的疲倦了，白雲雖然仍是一步一步高上去，但是他們沒

有力量追逐了，他們慵懶的坐在樹蔭下的木椅上。松枝的蔭影；隨着微風，在他們衣服上拂動，乾了額上的汗液，平靜了跳動的心脈，他們在沉默中，恢復了心身的疲倦。

這裏是一個很空寂的環境，前面有一條石砌的山路，左右環繞山巒，沒有人家，沒有村落，也沒有遊人，只有兩個樵夫背着柴束，向山下林叢中走去，山澗中的流泉，偶爾發出潺湲的水聲。行雲和沙冷都沉醉於這偉大的沉默中了。

在他們的眼前，展露着宇宙的神祕，他們的心弦，同時奏着和協的曲調；他們的內心，充實着美滿的光和愛。

遠遠的雞聲，將他們從超絕的世界喚回人間，他們不自覺的流出驚奇的眼



淚，——同時他們感到青春去而不返的悵惘。

行雲顫聲說道：『沙冷！前者，我感到我太空虛了！但是，現在我是比較充實了，……不過以後呢！』

戀

沙冷正凝視着遠遠的山影出神，聽了這話，不免回過頭來，驟見行雲眸子中，有一縷熱烈的奇光射出，——這真是一個奇蹟，她平靜的靈海，起了不能克制的波浪。她覺得眼前的世界變了，她彷彿失了母羊的乳羊，心身都沒了依據。她理智的寶劍，不知什麼時候生了鏽，不用說不能砍斷這堅韌的柔絲，便是切一根細草的力量也沒有了。她只如餓貓追尋魚腥似的，追逐着他那醉人的目光，但是他……唉！羞澀的逃避着，他低着頭垂着眼臉，逃避她的注視。

史

她似乎不忍使他受窘，回過臉來不去看他，但是不久，她又覺得他那醉人

的目光，在左右射激，不自覺的回過頭去，他更羞澀了，面頰上微微泛出紅雲。

『哦！行雲！你爲什麼總逃避我的注視？』沙冷故作不經意的神情這樣向他詰問。

『沙冷！請你原諒我！……我怕你看見我的心！……』行雲囁嚅着說，沙冷淡然的笑了，道：『行雲我告訴你，……我早已聽見你心弦的音波了，……你何必逃避我呢，……而且我不是用耳朵聽來的，那是一種靈的感應，只有全知全能的上帝能夠清楚，……那麼你對於我，一切都不必掩飾了！』

『沙冷！……我不敢掩飾什麼，我對你一切都是真實的。……不過你呢！沙冷！請你坦白的答復我，你喜歡不喜歡我！』行雲這樣的問她。沙冷不直接

的答復，只含笑說道：『哦！行雲，你看不出情形嗎？……爲什麼故意問我？』

『我覺得你很喜歡我是不是？』行雲很狡獪的笑着說。

戀  
『是的！我很喜歡你，……不過我好像喜歡我自己的兄弟一樣的喜歡你！』

行雲聽了沙冷的解釋，已經明白沙冷的用意，連忙說道：『自然！這一點』

史  
我是明白的，……就是我喜歡你，也就是純粹的喜歡而已，並沒有別的意思，

……沙冷你知道，我是很重視精神生活的，只要有一個朋友，不論同性或異性的，只要有能抓得住我的心靈，使我永遠充實，那便是我一生的幸福了。至於別的要求，那是最容易滿足的，不成什麼問題。……』

沙冷聽了這話，如同掘礦的礦夫，忽然發見礦苗似的歡喜，不禁握住行雲的手說道：『行雲！我想不到在我沒人墳墓之先，居然能遇見這樣脾胃相合的人，……我真要疑惑這不過是一個美麗的夢罷了！……行雲，請你再確切的告訴我，你的話是真的，或者仍然是一個夢！』

沙冷這時興奮極了，在她發光的眼睛裏可以知道她的心花正在怒放了。行雲連忙答道：『沙冷！你相信吧！這絕對不再是個夢了。我告訴你，我平生有一個理想，……我不愛一切的虛榮，我不希冀什麼功名；我只願意有一個真能了解我的人，在清幽絕塵的環境裏，廝守着，發揮我們靈性中的智慧之光。……直到我死的時候，一直美麗的熱情，充塞着我的全人格，……但是我的命運很不好。……我雖然過見過當代的明哲；也遇見過對我表同情的朋友，然而這

只是一部份，不能充塞我的全心靈。……這次無意中遇見你，不知爲什麼……你竟給我說不出來的強烈的刺激，好像在漫山的石堆中，發見一顆晶明皎潔的金鋼鑽；因之我要牢牢的拉住你，不肯讓你輕易的逝去。……我想我將來到老年的時候，在我的詩歌裏，一定可以找出你給我的偉大與美麗，……』

「是的，我也相信情感就是生命，我也希望由你給我的熱烈的情感裏，發見生命的活躍與趣味。……唉！行雲，真慚愧，我是一個最脆弱的人，……我尊重情感的偉大，它是超出宇宙一切的束縛的，它不像理智處處要循踏規矩的——然而我一面又反抗感情的命令，我俯首生息於不自然的規律下，……行雲——你知道我平生最大的苦悶，就是生活於這不可調解的矛盾中呵！……』沙冷說到這裏，心頭感到一股淒酸，喉管發哽，她不能再說下去了。行雲也似乎負着

繁重的壓迫，彼此又都悵然無言。

時間一秒一秒不停駐的逝去，天空的陰霧更加濃厚了。微涼的春風，鼓起一片松濤的澎湃聲，遠處的山，只有模糊的輪廓，四出尋食的勞鴉，也都紛紛飛回。

『行雲！……時候不早了，我們回去吧！』沙冷看過手錶以後，這樣說。

『哦！沙冷，我記起英國某詩人有一個名句道：「做人那裏還有恨的時間，生命爲愛已經是太短促。……」我很喜歡這句話，沙冷你說怎樣？』

『誠然！在愛的漩渦中，永不會感到疲倦與空虛，……在愛的時候，絕不會感到時間的長久，……但是愛太不可捉摸了，它好像天空的浮雲，有時積得非常濃厚，遮掩日光，月光與星光。但有的時候，它將稀薄到目力不能看見，

……它時時刻刻都在變幻。……」

「唉，沙冷，真理是不易變更的……如果我們愛的對象是真實的，絕不至像浮雲那樣不可捉摸了。」

戀  
「但願你的話是可相信的！不然，我又要走到徬徨路上來了。」沙冷雖是這樣勉強自己安慰自己，但是在她的臉上已經罩上失望和悵惘的顏色了。

時間今天特別的迅速，剎那間，又已經過了半點鐘，沙冷恐怕太晚，趕不及進城，因又催促道：「走吧！行雲，天快黑下來了！」

「唉！沙冷，我也知道天快黑了。我們應該回去了，不過你要知道，……這種的聚合是不會有第二次的，何妨儘量的享受呢！……」沙冷似乎不反抗他的話，不知不覺又坐下了。

遠遠的來了一羣人，抬着兩個山兜，前頭一個山兜上，坐着一個體重有二百斤的黑胖子，却是個紳士模樣，穿着灰嗶嘰的西服，後面一個穿長衫的中年男子，衣襟上掛着一塊徽章，想來，總是某機關的職員了。兜夫抬到他們面前的山坡上，已經是筋疲力盡，嚶嚶了一聲，將山兜放下，一股汗臭夾着葱蒜的辛臭氣味，直衝過來，一陣陣粗魯的喘息聲，攪亂了四境的幽靜，他們不能再往下留戀了。急忙離開這一羣人，走下山坡去。

夕陽已經是隱在羣山的背後，灰包的天幕漸漸張開來，宇宙都籠於煙霧中，他們走到山脚下，回頭看那松樹，那松樹的蔭影下的一切，都不免有些悵惘

……



